

曹金洪◎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清世宗

QINGSHIZONG
YONGZHENGZHUAN

雍正传

研读古代王朝兴衰史



探究中华帝王谋略术

他是中国历史上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他勇于革新、勤于理政，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他是『康乾盛世』中承前启后、功不可没的一代帝王。

帝王传大系

千古帝王
纵横驰骋
说不完的壮怀激烈
道不尽的叱咤风云



本力求深
帝王的
瑰丽的

传立足史料，客观实际，
代帝王的真实人生，阐释
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壮美
画卷。



藏書



清世宗
QINGSHIZONG
YONGZHENGZHUAN

雍正传

曹金洪◎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传 / 曹金洪编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8-0361-8

I. ①雍… II. ①曹… III. ①雍正帝(1678~1735)
— 传记 IV. ①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9488 号

雍 正 传

曹金洪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361-8
定 价 29.8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前言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百姓的生活、历史的发展。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当时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的关键人物，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在一定意义上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个人成败，并对我们现代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这套《帝王传记系列》，以帝王们的一生为主线。从他们的家族渊源入手，以历史小说的形式系统地介绍帝王们一生的沉浮。在打天下与守天下的风云战场中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历史功绩，最大限度地将帝王和他的大臣们一生的传奇人生，不遗余力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在趣味阅读的过程中，享受完美的历史文化盛宴。

尽管这些曾经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帝王们，已成过眼烟云，但又有谁能够遗忘他们站在历史之巅所承受与经历的一切？

恍然间，我们仿佛看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横扫六合”的雄伟身姿；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从“市井无赖”到“真龙天子”的大变身；汉武帝刘彻雄赳赳地将中华帝国带上顶峰的威风场景；光武帝刘秀吞血碎齿战八方，于乱世中成就霸业的冲天豪情；乱世枭雄曹操耍尽“奸计”，玩转三国的高超智慧；亡国之君隋炀帝的骄纵狂妄；唐高祖李渊率众起义、揭竿而起，建立唐王朝的惊天伟业；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兵变的狠辣果断；一代女皇武则天勇于创造命运的步步惊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聪明睿智；元世祖忽必烈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英雄豪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创铁血王朝的钢铁毅力；“草根帝”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辛酸血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开辟锦绣前程的创业史；大清王朝第一帝皇太极夺取江山的谋略手段；少年天子顺治为爱妃做到极致的痴心情意；清军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除权臣，平叛逆，

锐意改革的天才谋略；最富争议的皇帝雍正的精彩人生；乾隆皇帝钟情于香妃的风流韵事；慈禧太后将清朝操纵于鼓掌之间的惊天手段……

我们无法否认，在浩瀚无边的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帝王始终是核心人物，或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历史的舰舵，所以，了解他们的传奇人生，研究他们的功过是非，仍然可以让读者借鉴与警醒！

然而，刻板的阅读模式使得纸媒每年都在流逝受众，基于此，我们决定利用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帝王的传奇，语言风格也有别于传统的叙述方式。这套书在编排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同类书严肃、枯燥、干巴巴的“讲授”形式，以更加细腻、更加精练、更加活泼幽默诙谐的语言，用一种立体的方式将一个帝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展现在广大的读者面前。

全书妙语如珠，犀利峥嵘，细述每个帝王的政治生活、历史功绩、家庭生活、情感轶事等，充满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变化莫测；在“观看帝王大片”的过程中收取成功的法门秘诀。

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编辑工作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与文献，并且专门请教了很多长期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不过，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本套图书或许还存在着些许错误，敬请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康熙帝多情得皇子	后宫争皇后遭陷害	1
第二章	清皇后蒙冤屈自缢	大和尚聚寺庙密议	12
第三章	明义军元宵节行刺	四阿哥柏林寺出家	22
第四章	胤胤忍辱知世事	临外患披甲证沙场	32
第五章	四阿哥带兵显雄风	康熙帝证途得重病	42
第六章	皇太子横行无法纪	开恩科皇子出事故	52
第七章	雍郡王募款遇阻拦	众智士齐心完任务	60
第八章	康熙帝南巡见胤胤	巧施计侦破贪污案	72
第九章	四阿哥话聊太子位	邬思道进献阴谋计	81
第十章	亲生子密谋夺皇位	雍亲王暗思连环计	91
第十一章	皇太子受害废储位	老皇帝挥泪别爱子	101
第十二章	邬思道献计遭逼宫	康熙帝遇刺生宫变	112
第十三章	众皇子政权夺皇位	雍亲王登基称新皇	122
第十四章	雍正立壮志济苍生	众人巧安排除异党	132
第十五章	甘凤池献身遇腐儒	张敬卿执书劝朝臣	140
第十六章	新皇帝勤政为国家	起战事雍正添烦恼	151
第十七章	邬思道拉拢皇二子	保定府遇刺定惊魂	161
第十八章	皇子遇刺通晓圣意	雍正帝赐死塞思黑	173
第十九章	过浚县遭劫遇红衣	东方诗客追随弘历	183
第二十章	半途遇民上京告状	入开封调查生敬意	194

第二十一章	皇二子押犯上京城	邬思道化解劫狱案	206
第二十二章	惠香楼聚首谈秘事	宝亲王亲审朝廷犯	218
第二十三章	信阳城弘时起杀心	宝亲王中途多遇刺	229
第二十四章	采石矶江上遇险情	心上人失足沉江底	239
第二十五章	宝亲王暗查遇刺案	邬思道漏疑惹弘时	249
第二十六章	邬思道施计博信任	雍正帝遵化遭刺杀	260
第二十七章	雍正帝下狠心杀弟	拜母陵相见亲胞弟	271
第二十八章	拜景陵雍正得怪病	贾士芳趁机救皇命	281
第二十九章	病愈调官吏除朋党	雍正为大臣断家事	291
第三十章	上早朝除朋党必行	审反清吕留良定诛	301
第三十一章	廷李卫朝堂树雄风	邬思道奸计教弘时	311
第三十二章	雍正帝亲审行刺案	美人计欲救隆科多	322
第三十三章	宝亲王宫外审冤案	雍正帝大怒天主教	333
第三十四章	朝房内宣旨廷洋教	查贪污雍正帝抄家	342
第三十五章	盛郡王密见隆科多	广化寺雍正寻密旨	351
第三十六章	雍正帝解诗清风斋	为遗诏痛杀亲生予	359
第三十七章	初丧子雍正极痛心	宝亲王览政始历练	369
第三十八章	邬思道藏遗诏生计	宝亲王探叔念亲情	378
第三十九章	邬思道入京城遭捕	雍正帝存歉意殡天	387

第一章 康熙帝多情得皇子 后宫争皇后遭陷害

康熙多情，后宫佳丽无数。

钮钴禄氏虽然贵为皇后，想见一面皇上都很难。这次，又听到宫人们说皇上临幸了一位宫女，并且即将诞下龙子。她是又气又恼却无处诉说，在其位只能谋其职。

她找到皇上的宠妃懿贵妃一同商量，将这名宫女接到宫中生产，康熙帝听闻，自然非常高兴，立即恩准了两人的请求。

这件事还要从后宫之争说起，这也是皇后钮钴禄氏之死的源头。

说道皇后钮钴禄氏，她虽然嫁给皇上多年，但至今膝下无子，虽然身份尊贵，但她深切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身边有太多人觊觎这个位子，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想把自己从皇后的位子上拉下来。所以钮钴禄氏在平时做事总是小心谨慎，从来都不敢出半点差错。

尽管自己小心行事，但她明白，膝下无子始终是自己最大的弱点，在那个母凭子贵的时代，女人最大的职责就是传宗接代，更何况是身在皇家。钮钴禄氏皇后这样想着，脑海中出现了一个长相清秀，却有着狠辣手段的女人——懿贵妃。

她是自己在后宫之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也是最大的威胁，她时刻都想把自己拉下位子，为了达到目的，她不惜任何代价。

懿贵妃拉拢后宫中其他嫔妃与自己作对，仰仗着皇上的宠爱在宫中作威作福，所有的这些事情钮钴禄氏都知道。可是她没有办法制止，现在也不是时候。她正得圣宠，自己最好不要招惹麻烦。

但是她不去招惹懿贵妃，并不代表懿贵妃就会放过皇后，这不，纳兰成德刚从皇后的宫里出来，懿贵妃屋里的管事太监就出现在了纳兰成德的身边。很显然，他早就候在这里，等待抓住皇后的把柄。

纳兰成德又叫纳兰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当朝大学士明珠的长子。他的姑妈纳兰瓦是康熙宣妃，他的姨妈赫舍里氏就是康熙已故的孝诚皇后、太子胤初的生身母亲。

双重皇亲关系，康熙自然对纳兰成德另眼相看。何况纳兰成德自幼就是随姑妈姨妈在宫中长大的，在康熙眼中，纳兰成德就是自己的子侄辈。康熙皇帝特许他进入宫闱禁地，如此殊荣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满朝文武大臣目瞪口呆！

纳兰成德眉清目秀，体态端庄，举止得体，言谈儒雅，三年前考取了进士。文武全才的他，深得康熙青睐，如今才刚满二十四岁就被康熙破格提升为一等侍卫，就是让他侍从左右，一同吟诗下棋附庸风雅。

纳兰成德小小年纪就填得一手好词，竟与词坛圣手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等人齐名。若从词律上看，纳兰词较他们这些人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今皇后钮祜禄氏也喜好舞文弄墨，偶尔也填上几句歪词请皇上指点，并以此来博得皇上欢心。

这几年正值三藩作乱，南方战事未息，康熙哪有太多功夫陪皇后玩文字游戏，只好顺水推舟，将这个责任交给了自己最宠信的人纳兰成德。

今天，纳兰成德按照惯例过来跟皇后商议辞赋，他刚走进坤宁宫门，就听见宫中传出一曲寂寥而哀婉的琴声，这正是自己几天前才填的那首《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袅袅琴音徐徐传来，纳兰成德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心跳似乎猛然加快了许多，在这寒冬也有几分燥热，但更多地是一种来自心底的甜意，这是超越于皇上皇后宠爱有加的另一种甜意。纳兰成德正听得入迷，忽听一个宫女道：“纳兰侍卫来了，娘娘正等你呢，随我春桃进来吧！”

纳兰成德进殿叩拜后，钮祜禄氏皇后停下手中的琴，淡淡一笑说道：“纳兰侍卫请起吧，本宫昨日仿照纳兰侍卫《采桑子》偶填一词，也不知是否押韵合辙，正想请侍卫指教呢。”

纳兰成德只见锦笺上写道：“乐府曲多何凄凉，自寻惆怅，自寻惆怅，多情观花花亦伤。胸有忧愁诉知己，说亦无妨，哭亦无妨，莫留梦中泛断肠。”

纳兰成德看罢，微微抬起头，娘娘那明亮的眸子正要穿透他的心，怦然心动中纳兰成德急忙垂下头，他渴望这似繁星如秋水般的目光，但他又害怕这种目光。

“本官这词一定太差了，让纳兰侍卫见笑了。”

“奴才岂敢，娘娘这首词填得很好。只是……”

“只是什么，请纳兰侍卫直说无妨，这里也无他人，即使有什么不雅的，也不会令本宫难堪，只要纳兰侍卫不向外说。”

钮祜禄氏皇后幽幽地说着，用动情的目光看着纳兰成德。

纳兰成德试探道：“娘娘母仪天下，主宰后宫，何等荣幸与显赫。但这首词中却充满哀怨伤痕、幽情与暗恨。娘娘何以有此心境呢？”

钮祜禄氏皇后见问，心里也是一阵怅然。皇上风流多情，从来不会对于某个人专情，她虽然是皇上的结发妻子，但皇上临幸的次数却寥寥无几。何况近日三藩叛乱南方军务正紧，皇上更无暇临幸坤宁宫。自从见了纳兰成德，二人你情我意、渐入情网，但她知道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弄不好身首异端，祸及满门。

作为女人，她愿意舍名舍利为情所死，但她从来没有对纳兰成德表露过自己的心思，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放弃自己似锦的前程与她共蹈情海吗？他又真的有这份胆量，敢恨敢爱做一个性情中人吗？

想至此，钮祜禄氏皇后故意话锋一转说道：“俗话说每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本宫在他人眼中当然值得妒慕，但本宫也有自己难以说出口的难处。”

这时，春桃捧一杯热腾腾的奶上来：“纳兰侍卫请用！”

纳兰成德接杯在手，只听皇后叹息一声说道：“自古宫廷内的争斗是最惨烈的，今日之荣也应虑及他日之忧，这样才能做到居安思危，永葆荣耀，纳兰侍卫你说是吗？”

纳兰成德不免有几分失望，但又不得不点头说道：“娘娘所言极是，只是娘娘已被皇上册立为皇后，主位已定，是宫中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娘娘的忧虑是否有些杞人忧天？”

钮祜禄氏皇后摇摇头，“母以子贵，夫为妻荣。本宫主位虽定，但入宫多年却膝下尚虚，长此以往这主宫之位也必然岌岌可危……”

纳兰成德忽然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皇后怎会傻到放弃主子的位置而倾心奴才呢？

这么一想，纳兰成德便略含讽刺地说：“娘娘既然如此深谋远虑，何不借腹怀胎或从别处抱一位作为皇子？”

钮祜禄氏皇后听出纳兰成德话中有讥刺之意，也故意冷冷一笑：“宫外凡夫俗子何以能够冒充皇子，若让皇上知道岂不弄巧成拙？”

“那娘娘也可以收养其他贵妃娘娘的阿哥与格格嘛!”

钮祜禄氏皇后又叹息一声说道:“强扭的瓜不甜,即使强行收养到我身边,说不定将来是为她人做嫁衣呢!唉……”

“娘娘,奴婢昨日去永和宫,听见几位姐妹正在议论一件事,说皇上……”春桃话说了一半又咽了下去。

钮祜禄氏皇后扫一眼春桃,逼问一句:“说皇上怎样?”

春桃怯懦地偷看皇后一眼:“奴婢听永和宫的人私下议论,说长春园的一名宫女怀了龙胎快要临产了。”

“竟有这事?”钮祜禄氏将信将疑地反问道。

她不能不信,皇上是什么样的人她比谁都清楚,倘若真有一事,她倒可以从中捡了便宜呢!就按纳兰成德所说,将孩子收在自己膝下抚养。

纳兰成德道:“这事也不算什么秘密,那名宫女是满洲正黄旗人,姓乌雅氏,宫中人都叫她小凤。自从怀了龙胎,皇上已着人将她安排在长春园玉华阁,也许等分娩后才告知娘娘接回宫呢。”

钮祜禄氏皇后听后又气又恼,气皇上春情外露情种遍洒,三宫六院这么多有名有份的不够他享用,还要向一名下贱的宫女施恩宠。

皇后非常气恼,他不近气皇上花心,也气自己的肚子不争气,一男半女也怀不上。

纳兰成德施礼道:“娘娘此时的心绪不适宜再听奴才谈论词律,奴才先告辞了,改日再来为娘娘讲解词曲吧。”

钮祜禄氏皇后见纳兰成德去意已决,心中不免怅然若失,但又不好直言挽留,只好幽幽说道:“春桃代本宫送送纳兰侍卫。”

钮祜禄氏皇后望着纳兰成德离去的背影微微叹息一声:“问世间情为何物?人啊,就是那么怪,得到的不知珍惜,不能得到的偏要得到,这是何故?这又是何心?”

纳兰成德边走边想着心事,刚刚离开坤宁宫,猛地听到旁边有人向自己招呼:“纳兰侍卫辛苦了,奴才给爷施礼啦!”

是永和宫总管太监刘胜。这刘胜年龄虽然不大,入宫也不久,却偏能钻营取巧,凭着一脸奴才相和拍马溜须的本领投到懿贵妃佟佳氏脚下,也不知是如何讨好主子,不到三年的功夫就从一名小太监爬到永和宫太监总管的位子。纳兰成德本不欲搭理他,又不好太生硬,便转过身拱手道:“哦,是刘总管,莫非刘总管有事要去坤宁宫?”

“嘿嘿，奴才哪有这个福份？奴才是路过这里。”

刘胜皮笑肉不笑地说着，偷偷瞧瞧刚刚关上的坤宁宫大门，不怀好意地说：“奴才可真羡慕纳兰侍卫文武全才，对词曲那么精通，频频博得皇上皇后宠爱，能够自由出入后宫禁地，还可以得到娘娘的接待，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

纳兰成德自信浑身清白，怎能容忍这下三滥之辈揶揄自己。

立即冷冷地讥刺道：“刘总管也十分令人羡慕嘛！凭着狗一样的鼻孔，四处嗅一嗅就可以获得贵妃娘娘的信赖青云直上。哪像我等还要白天练武晚上习文，累身又费脑也不如刘总管活得逍遥。”说罢，阔步昂然而去。

刘胜待纳兰成德走远，狠狠啐一口道：“什么东西！”

刘胜回到永和宫，懿贵妃就把他叫去问道：“刘胜，我让你打听的事你办得如何了？可千万别让人家抢了去！”

“娘娘放心，有刘胜在，谁也抢不去！”刘胜急忙一本正经地说。

“倘若皇后也要那腹中的孩子呢？你刘胜也敢和皇后争夺吗？”

“请贵妃娘娘放心，皇后是决不会与娘娘争抢那孩子的。”

刘胜看看旁边站着的几名宫女，急忙上前俯身贴在懿贵妃耳边嘀咕几句。

懿贵妃稍稍愣了一会儿，突然仰天哈哈大笑：“无怪乎前天哥哥捎信来，说他请一位得道高僧给我算了一卦，说今年得天时、地利、人和，命相又将大转弯，偏位不久将要扶正呢。”

“那奴才先恭喜娘娘了。”刘胜不失时机地讨好说。

“那名宫女什么时候才能分娩呀？要处处留心，以防夜长梦多呀！”

“据玉华阁的人说小凤姑娘今明两日就要临产了。”

“你先买通玉华阁的人与太医，这几日密切监视玉华阁的动静，随时向我汇报情况！”

“喳！”刘胜正要退出去，钮祜禄氏皇后已在众人簇拥下步入殿内，懿贵妃急忙下跪施礼：“奴婢拜见娘娘千岁！”

钮祜禄氏笑着用手搀扶：“快起来吧！姐姐这次是为了那宫女怀了龙胎的事同妹妹商量的。”

懿贵妃不动声色地问：“娘娘要严惩那名宫女吗？”

“哪能呢？她怀上龙胎，这是大清国的福份，即使我想惩处，皇上也决不会答应的，如果伤了胎气祖宗也不会宽恕的。”

“那皇后准备怎样?”

“我想同妹妹一起去奏请皇上，把那宫女接进宫内分娩，并让皇上给她个身份。妹妹以为如何?”

“娘娘说得极是，只是听说那宫女近日就分娩了，从长春园到宫中如此遥远的路程怎好迁移，如果有个闪失你我担待不起啊!”

懿贵妃已派人买通长春园玉华阁的侍从和御医，能够随时了解分娩情况，好做手脚。而一旦回到这后宫，有皇后在，自己就很难插上手了。

钮祜禄氏道：“妹妹不必多虑，再远的路也不用她自己走。事不宜迟，妹妹快随我一同去见皇上吧!”

康熙见皇后和懿贵妃突然到来，以为她们是为小凤的事来兴师问罪的，正待先声夺人发火训斥她们，一听皇后的话，自是求之不得，当即准奏。

当天晚上，小凤就被皇后派人接回紫禁城，暂且安顿在咸福宫。

懿贵妃坐在房内望着门外飘落的雪花想心事。

皇后主动请求皇上把小凤接回宫中分娩，莫非皇后也有与自己同样的想法？胳膊怎能拧过大腿，看来如意算盘又要落空了。

冷不防，刘胜跑了进来，带着满身的雪花，边跑边说：“生啦生啦！还是位阿哥呢！”

“是阿哥？”

懿贵妃心中一动，马上又略带失望地说：“是阿哥又怎样？好事还能轮到我，皇后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

“这……”

刘胜一时语塞，马上又讨好道：“如果皇后也想争夺这个男孩，就把她与纳兰成德的事抖出来，扳倒她的皇后位子，让她落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懿贵妃轻蔑地看了刘胜一眼，淡淡地说道：“皇后的位子是那么容易扳倒的？就凭你我一句话皇上就相信了？何况这事是难以找到证据的，没有真凭实据，她反咬一口，皇上是听你我的，还是听她的？”

懿贵妃白了他一眼，又说：“在宫中做事要心平气和，以静制动，瞧你刚才那风风火火的样子！生就生了，悄悄来说一声不就行啦，何必大惊小叫，唯恐这宫中没人不知道似的。要知道，隔墙有耳，我们能把春桃插在坤宁宫中，她钮祜禄氏又何尝不能把人插在咱这永和宫呢？”

“贵妃娘娘教训得是，奴才该打。”刘胜边说边轻扇了右腮一下。

瞧着刘胜一副奴才相，懿贵妃开心极了：“以后当心就是了。”

刘胜贼眼珠一转，献计说：“如果皇后真的与贵妃娘娘争夺这个男孩，奴才就有办法拿到她的把柄。”

“她不与我争你也要拿到把柄，明白吗？”懿贵妃半嗔半笑地说。

“明白！”

懿贵妃看着刘胜的背影，心中又生出新的希望。

今天是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1678年12月13日），大雪纷飞，寒气袭人。

成福宫却是喜气洋洋，充满欢乐、祥和的气氛。几声婴儿高亢有力的哭声更给这融融的喜气增添几分暖意。

钮祜禄氏皇后接过宫女抱上来的婴儿，认真端详一下，赞道：“好英俊的孩子！我一定奏明皇上给小凤姑娘封赏，册立凤姑娘为妃。”

“小凤不敢心怀奢望，只求小阿哥没病没灾！奴婢求皇后娘娘给这孩子赐个名吧。”

钮祜禄氏皇后把孩子交给小凤姑娘说：“按照已经序齿的几位皇子，这孩子排行老四，我们先叫他四阿哥吧。至于给他赐名应该由皇上做主，待我奏明圣上之后再给四阿哥起个响亮好听的名字。”

“如果一定让朕给四阿哥赐名，那朕也就不客气啦，哈哈。”

不知何时皇上已经带着几名太监走进房内，众人急忙下跪施礼。

康熙向众人挥挥手：“都起来吧，今天朕特别高兴，这礼就免了。”

“妾身正要去见皇上呢，不想皇上亲自来了，那就请皇上给四阿哥赐名吧！”钮祜禄氏皇后上前说道。

“朕又有了一位阿哥，我爱新觉罗氏又多了一位能征善战的猛将，朕能不亲自来看看吗？何况四阿哥的诞生还给朕带来了一个喜讯呢！南方前线打了胜仗，吴三桂主力已经被消灭，平定三藩指日可待！”

“果真是特大喜讯！”众人一致赞声说道，“这是皇上的洪福，也是四阿哥的造化啊！”

康熙走到小凤床前，接过孩子看了看，很满意地说：“嗯，长得很结实，也很像朕，至于叫什么名字……”

康熙顿了一下说：“东汉许慎《说文》云：‘禎’是以真受福之意，希望这孩子能够对上天和祖宗一片真诚之心，并以此得到天地和祖上的福

佑。他们这一辈是‘胤’字辈，所配字都以‘禛’为偏旁，本身就有上苍降福保佑之意，就叫胤禛吧。”

“胤禛，果然是好名字，皇上实在英明！”皇后附和着赞道。

“皇上英明，谢皇上给四阿哥赐名！”众人又齐声呼道。

皇后见皇上很高兴，趁机央求道：“皇上，臣妾入宫多年膝下无子，臣妾想把四阿哥抱到坤宁宫抚养，不知皇上是否赞同？”

“皇后这也是为我爱新觉罗氏着想，这孩子能够得到皇后的抚养，也是他的福份，希望这孩子将来不要辜负皇后的一片抚育之恩。”

自己的亲生儿子被皇上三言两语许给了皇后，小凤心都碎了，听着儿子渐渐远去的哇哇哭声，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委屈，把头埋在被里失声地哭了起来，母子连心啊！

不知过了多久，小凤止住了哭泣，抽搐着。猛抬眼，见懿贵妃和刘胜走了进来。

懿贵妃假惺惺安慰说：“小凤姑娘不必伤心，你的儿子终归是你的，谁抱去抚养也没有用，母子之情是任何人也割舍不断的。皇后奏请皇上把你从长春园玉华阁接到这里，我就觉得奇怪，原来竟是安着这份心！”懿贵妃又咬牙说：“钮祜禄氏不会有好下场的！待我抓住她的不义之处一定狠狠在皇上面前告她一状，并恳请皇上把四阿哥还给你。”

“如果能要回我的儿子，让奴婢变牛变马侍奉贵妃娘娘一辈子俺也心甘。”小凤着，泪又涌了出来。

懿贵妃趁机拉着小凤的手说道：“小凤妹妹，咱姐妹一见如故，今后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尽管告诉姐姐，姐姐一定尽力帮助你。”

小凤也真诚地说：“贵妃娘娘如此关心奴婢，这是奴婢莫大荣幸，如果贵妃娘娘今后有用得着小凤的地方，尽管开口，小凤万死不辞。”

懿贵妃见时机成熟了，把身子向前挪了挪：“宫中传说皇后与一等侍卫纳兰成德过从甚密，妹妹是否听到这方面的传闻？”

“真有这等事岂不有伤皇室声誉，皇上能允许吗？”

“皇上当然不能容忍！皇家声誉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维护皇家尊严是我们姐妹应尽的义务，妹妹也不能坐视不问。”

“可是，我，我一个宫女能做些什么？”小凤略感不安地说。

“你不会再是宫女了，你有了阿哥，皇上很快会册封你的，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吧！不过，我们姐妹得同心协力才行啊！往后，皇后的一言一

行，妹妹可要留心着，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的，告诉姐姐我！”

小凤机械地点点头，看着懿贵妃离去的背影，又陷入五里云雾之中，特别是她最后那神秘的嘱咐更让小凤迷惑。“姐姐的话只管放在心中，万万不可说与他人听”，这又是什么意思？

虽然还没有真正跻身于宫闱，小凤却已经隐隐约约感到宫廷的险恶，这今后的路怎么走？

雪过天晴，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可是康熙例外。

今天接到驿报，说湖北战事又吃了败仗，虽然不严重，却也搅得他坐卧不宁。平藩之战打了五年，尽管呈现出节节胜利之势，但军事上的反复实难意料，一国之君能不焦心吗？中原政局不稳，汉人心尚不服，又何谈国家的长治久安！

康熙正在忧心忡忡地思考着补发大军的事，随身太监冯吉安进来奏报说懿贵妃求见，康熙正在烦恼之中，把手一挥：“朕不见，有事待朕回宫再说吧。”

懿贵妃听说皇上不见，碰了一鼻子灰，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刚走不多远，迎面碰上一等侍卫纳兰成德阔步走来，她陡地心生一计，主动上前说道：“哦，是纳兰侍卫，我正有事想请教纳兰侍卫呢。”

纳兰成德见是懿贵妃，急忙还礼：“纳兰给贵妃娘娘请安，不知娘娘有何吩咐？”

“前日我随便涂了一首歪词，并请乐师给谱了曲，可乐师却说词不甚合韵，想请纳兰先生给指正一下。”

纳兰成德知道推辞不了，只好说道：“奴才有空一定去，这等小事派个宫女来说一声即可，何必有劳贵妃娘娘大驾呢？”

“我也是有事请求皇上，顺便同纳兰侍卫说起这事，请纳兰侍卫不可食言，我在宫中恭候纳兰公子大驾。”

懿贵妃回到永和宫，立即找来刘胜，和他商谋半日，把一切布置停当，只等纳兰成德到此。

康熙从养心殿出来，打算去永和宫问问懿贵妃刚才欲奏何事。刚过景和门，正踽踽而行，猛然听到两名小太监在窃窃私语。

“老弟，宫中出了一件新鲜事你知不知道？”

“宫中整天都有新鲜事，不知老兄指的哪件新鲜事？”

“嘿，还能指哪件新鲜事，当然是皇后娘娘和纳兰侍卫的事。”

“你活腻啦！这事是咱当奴才的说的吗？”

“老弟，这事宫中已经传疯了，只瞒住皇上一人呢！唉，皇上也是，整日忙着打仗，自己的老婆在宫内偷汉子，皇上还蒙在鼓里呢！”

康熙听这话，浑身的血像被火烧开了，要炸开身体进去一般，头一懵，晃了两晃几乎要晕倒在地。

随身太监冯吉安急忙上前搀扶住皇上。

这时，康熙蓦地又听到其中一人说道：“不是众人想瞒住皇上，谁敢向皇上报告这事，只要去报告是必死无疑，让皇上戴绿帽子的人当死，知道皇上戴绿帽子的人也得死。”

康熙再也抑止不住心中的气愤，暴喝一声：“冯吉安，派人将这两个该死的狗奴才抓起来乱棍打死！”

这一声可把那两个小太监吓坏了，他们从墙角出来，一见是皇上，知道闯了大祸，慌忙跪下哭爹叫奶奶地喊饶命。

康熙一句话也不说，铁青着脸走了。冯吉安走上前啪啪几巴掌，边打边骂道：“狗日的王八羔子活得不耐烦了，今日就成全了你们！”

他一边命人将嚼舌头的太监关押起来，一边去追赶皇上，他估计今天宫中要出大事，免不了一场血灾即将发生。

懿贵妃早就知道皇上今日一定要到永和宫来，早已准备停当耐心等待呢。

康熙一进门，懿贵妃就从皇上铁青的脸上读出自己的杰作，事情果然按照她预先设计的情形发展。

康熙铁青着脸问道：“你今日去养心殿见朕有何事？”

懿贵妃瞟一眼正在气头上的康熙，故意吞吞吐吐地说：“奴婢不敢，奴婢希望这事不是真的，可这事……”

康熙不耐烦地说道：“有什么事尽管说来，朕恕你无罪！”

懿贵妃使眼色屏退众人，这才把事先想好的话背了一遍：“奴婢昨晚无意听到两名宫女议论宫中一件不光彩的事，说皇后娘娘与纳兰成德有奸情，奴婢不信，大怒之下将那名宫女打得半死关押起来。奴婢后来才知道这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奴婢只盼这是小人无是生非造出的谣传诽谤皇后与纳兰侍卫的。奴婢想瞒下去，唯恐皇上明晰事实后责备奴婢，今日特去禀告，请皇上做主。”

康熙不能不信几分，这样的宫廷丑闻在他们大清国已是屡见不鲜了，